上空四格

唐國史補序

唐尚書左司郎中李肇撰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爲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惟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仍分爲三卷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目在各卷前
每行三目

魯山乳兄子　崔顥見李邕
張說西嶽碑　兗公答參軍
劉迅著六說　玄宗幸長安
西國獻獅子　裴旻遇眞虎
僞撰庚桑子　李白脫韡事
張均荅弟垍　王維取嘉句
張旭得筆法　李陽冰小篆
絳州碧落碑　胡雛犯崔令
王積薪聞棊　房氏子問疾
王摩詰辨畫　張果老衣物
白岑發背方　張公戲渾瑊
安祿山心動　楊妃好荔枝
百錢翫錦鞦　玄宗恩張公
臨淮代汾陽　蜀郡萬里橋
李翰論張巡　左震斬巫事
李唐諷肅宗　柳芳續韋書

李華含元賦　李翰借音樂
二李敘昭穆　李稹稱族望
張說婚山東　王家號鈒鏤
楊氏居關鄉　元次山稱呼
出家大丈夫　李勉投犀象
李廙有清德　李華賦節婦
李端詩擅場　袁傪破賊事
郗昂犯三怒　劉晏見錢流
毋喜嚴武死　鄭損爲鄉葬
劉沮遷幸議　魚朝恩講易
淮水無支奇　佛法過海東
路嗣恭入覲　都盧緣橦歌
韓滉召徑山　黃三姑窮理
李丹與妹書　熊執易義風
劉頗償甕直　德宗怒尼哭
楊炎有崖谷　盧杞論官猪

王武俊決水　執朱泚使者
裴佶佯爲奴　李令能戢兵
于公異露布　李令勲臣首
埋懷村下營　韓滉自負米
張鳳翔被害　韓滉過大梁
盧杞爲姦邪　馬燧雪懷光
和解二勲臣　李馬不舉樂
盧邁撤鹽醋　包佶惡陳氏
顏魯公死事　高郢陷河中
竇申號鵲喜　三處士高卑
汴州佛流汗　德宗望雲雖
命馬繼祖名　徐州朝天行
伊李署子壻　李泌任虛誕
李氏子墜塔　療風醞蛇酒
鳥鬼報王稹　韋丹驢易黿
陽城裂白麻　裴延齡畫鵰

汲古閣

韓臯劫呂渭　張造批省牒
張弘毅過驛　韋倫朝朔望
韓陸同史幕　三評事除拜
諸道出界糧

「右卷上凡一百三節

唐國史補卷中凡一百三節

渾令喜不疑　韋臯次汾陽
韋太尉設教　高郢焚制草
揚穆分優劣　穆氏四子目
孟容拒宦者　德宗幸金鑾
行狀比桓文　閻吉州入道
韋聿白方語　耻科第爲資
誤造鄭雲逵　何儒亮訪叔
陸羽得姓氏　顧況多輕薄
崔膺性狂率　劉圓假官稱
康崐崘琵琶　懸買米画圖
京兆府筵饌　劉滂理普潤

李惠登循吏　陽城勉諸生
置廣文館事　李實薦蕭祐
任迪簡呻醋　熊執易諫疏
應制排公拄　崔叔清惡詩
馬暢宅大杏　曹洽殺小使
薛尚衍何祥　襄樣節度使
史牟殺外甥　鄭珣瑜罷相
王叔文揚言　鄭絪草詔事
謀始得邠公　劉闢爲亂階
韋李皆心疾　唐衢唯善哭
得草聖三昧　李約買蕭字
韓愈登華山　王先生名言
靈澈蓮花漏　百官待漏院
封山輒有雨　役者將化虎
鴆鳥久愈毒　犀牛解鴆毒
張氏三代相　高郢致仕制

苗夫人貴盛　李錡裂襟書
李銛自拘囚　裴垍報崔樞
憲宗問京尹　獨孤郁嘉壻
韋相叱廣宣　韋相拒碑誌
杜羔有至行　余長安復讎
孔戣論海味　侯高試縣令
球場草生對　鄭陽武易比
王相注太玄　蔣乂宰臣錄
陳諫閱染簿　求碑誌救貧
崔昭行賄事　夜不開女牆
王鍔散財貨　韓弘賊張圓
陳儀刺高洪　論害武相事
晉公祭王義　張仲方駮謚
李氏公慙卿　李愬用李祐
誅貶同晦朔　鑒虛煑胛法
盧昂瑟瑟枕　京師尚牡丹

郝玭食吐蕃　王忱百日約
公主降回鶻　趙太常精健
田孝公自殺　韋山甫服餌
僧薦重玄閣　貯醋辟蛟龍
王彥伯治疾　宋清有義聲
王四舅一字　竇氏白麥麵
灞滻中浸黃　射雉兔之法
古屋東爲戶　故囚報李勉
妾報父寃事

右卷中凡一百三節

唐國史補卷下凡一百三節

近代宰相評　拜相禮優異
宰相判事目　臺省相呼曰
兩省上事儀　中書參酌院
論僕射儀注　論尚書丞郎
申明同省敕　長名定留放
就私第注官　郎官判南曹

李建論選集　朱泚僞黃案
郎官分判制　敘諸曹題目
度支判出入　當直夜發敕
省中四軍紫　御史臺故事
御史擾同州　崔御史巡囚
御史給公券　御史爭驛廳
用使下御史　臺省相愛憎
內外諸使名　敘著名諸公
敘專門之學　張參手寫書
熊氏類九經　高定易外傳
董和通乾論　詩賜戴叔倫
二文僧首出　韋應物高潔
李益著詩名　韓沈良史才
張登善小賦　敘近代文妖
敘進士科舉　禮部置貢院
曲號義陽子　宋濟荅客嘲

宋五又坦率　敘時文所尚
裴冀論試題　二崔俱捷事
熊執易擅場　第果實進士
韓愈引後進　宋沆得徵調
李汧公琴名　雷氏琴品第
鄭宥調二琴　韓會歌妙絕
李舟著笛記　李牟夜吹笛
趙璧說五絃　李八郎善歌
于公嫂知音　于公順聖樂
曲名想夫憐　訛謬坊中語
敘諸茶品目　敘酒名著者
敘諸州精紙　貨賄通用物
詼諧等所自　敘風俗所侈
飲酒四字令　敘博長行戲
董叔儒博經　敘古樗蒲法
敘舟檝之利　獅子國海舶

舟中鼠有靈　天官所書氣
虹蜺颶風母　人食雷公事
龍門人善游　杜邠公下峽
魚登龍門化　蠍爲主簿蟲
江東吐蛟鳥　猓然有人心
猩猩好酒屐　甘子不結實
揚州江心鏡　蘇州傷荷藕
宣州兎毛褐　越人娶織婦
造物由水土　善和坊御井
敘祠廟之弊　葅庫蔡伯喈
大摩尼議政　元義使新羅
李汭不受贈　虜帳中烹茶
維州復陷事　贊普妻名號

右卷下凡一百二節

汲古閣

唐國史補目錄終

唐國史補卷之上 凡一百三節

唐 李肇 撰

元魯山自乳兒子數曰兩乳湩流兒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

玄宗令張燕公撰華嶽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禪

師所作或云碑之文鑿破亂取之曰巉巉太華
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
陸兗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
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兗公曰卑吏犯
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
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
不測而退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
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嘲
曰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
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
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
非脚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
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芒刈穫則獨可蠲免
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

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有龍出井而去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旻曰眞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蒹薄中果有眞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擗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聖賢書

李白在翰林多沈飲玄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

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上命小閹排出之

張垍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弟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壻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劒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

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及載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尤承恩寵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將出上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曳出纔至門外立杖殺之俄頃有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王積薪棊術功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未逆旅既滅燭聞主人媼隔壁呼其婦曰良宵

難遣可棊一局乎婦曰諾媼曰第幾道下子矣婦曰第幾道下子矣各言數十媼曰爾敗矣婦曰伏局積薪暗記明日覆其勢意思皆所不及也

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王維畫品妙絕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畫奏樂圖維孰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天寶末有人於汾晉間古墓穴中得所賜張果老敕書手詔衣服進之乃知其異

白岑嘗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使高適脅取其方然終不甚效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收其囊中

乃得眞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

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効

安祿山恩寵寖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曰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

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媼收得錦韡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前後獲利極多媼因至富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屋壁

間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蜀郡有萬里橋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萬里則歸

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衛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守死立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于篇

肅宗以王嶼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謁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未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門扃不啓震乃壞鏁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積資貨以貸貧民輸稅其

中使送上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奬拜震商州刺史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并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恩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已矣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官述卒後所著書有未畢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李華含元殿賦初成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矣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并四皓元魯山極筆并權者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恩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恩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李贊皇嶠初與李奉宸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令璋與信安王禕同産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李稹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稹而不銜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親者乃爲甲門

四姓唯鄭氏不離滎陽有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家爲咢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楊氏自楊震號爲關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結天寶之亂自汝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結天寶中始在商餘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贅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荅曰出家

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據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宅延至晏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待徵妻薄氏爲盜所掠密以其夫官告託於村媼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行於當代

郭曖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搆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出名馬金帛遺之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紘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
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
乃各遣笞臀而釋之

郄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
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溫於
街中溫問何此蒼遑荅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
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而
又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
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曰觸犯三人
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絕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
入朝棄馬則爲鞭筭居取便安不慕華屋食取
飽適不務兼品馬取穩健不擇毛色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
机桉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韋彝素善再入蜀
談笑殺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官婢

矣

大曆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爲一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宣示曰西番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對而蒼遑頗甚給事中劉不記名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屯兵無數何不扞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恐駭而退因罷遷幸之議

魚朝恩兼國子監高座講易盡言咸卦以挫元王是曰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獨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楚州有漁人忽釣淮中得古鐵鏁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獮

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鏁杀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眞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海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

柳相初名載後改名渾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酈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詔使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嗣恭從之代宗謂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諷其至危之勢載覽而泣下

韓晉公聞徑山以爲妖妄肩輿召至庭中望其狀貌不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願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聞自杭至潤婦人乞號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黃三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訴於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寧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聞者以爲知言

熊執易應舉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屢歎息者問之乃堯山令樊澤將赴制舉驢劣不能進執易乃輟所乘馬并囊中縑帛悉與澤以遂其往詰朝執易乃東歸

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氷雪

峻滑進退不得曰向募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荅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眞一納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眞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令扶出聞者殞涕

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玩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盧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聞虢州有官猪數千頗爲患上曰爲卿移於沙苑何如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歎曰卿理虢州而憂同州百姓宰

相材也由是屬意於杞悉聽其奏

五節度討魏州王武俊來救引水以圍官軍樵採路絕馬司徒求於武俊曰若開路當退軍武俊曰我不會諸將討賊不利而退何詞以見天子遂令決水官軍退三十里復下軍營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州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而問之果朱泚使朱滔也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軍逼神鹿倉賊張光晟內應晟乃得入先斬光晟又與駱元光爭功實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覺走歸營不復更出然晟功最兵最大也

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

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

司徒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因問其地名荅曰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至是果然

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緘盛茶末遣健步以進御至發軍食常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已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亦招物議也

張鳳翔聞難盡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鈿釵枕鏡列于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鎰鎰遂與判官由水竇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鎰家僮先知之走告軍中軍中計議

迎鎰遂遇害也

韓晉公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倔強難制滉欲必致朝覲結爲兄弟入拜其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曰今日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泞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勉曰天下以爲姦邪而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

初司馬徒面雪李懷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由此李馬不叶

李令嘗爲制將將軍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大拜二勳臣在朝德宗令韓晉公和解之每宴樂則宰臣盡在太常教坊音聲皆至恩賜洒撰相望於路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聞奏俄頃必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包佶自陳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數代不與陳氏爲婚媾

顏魯公之在蔡州再從姪峴家僮銀鹿始終隨之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荅曰老夫所記唯諸侯朝覲之禮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嘗草遺表及自爲墓誌祭文以置[illegible]隅竟遇害於龍興寺

李懷光之反高貞公陷於河中與呂鳴岳張延英謀誅之事洩二將遇害懷光執之于庭辭氣不撓又說懷光子璀駐軍四十七日時李少保鄜亦在險中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

申欲至人家謂之鵲喜遂賜死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爲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入益巨萬計悉以贍軍

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望雲騅者駕還京飼以二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戚多圖寫之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鏌鋣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愼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埽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

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墻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挂釘風搖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內不能起院僧遑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連衣爲繩久乃取之下經宿乃蘇

李丹之弟患風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蘖戛戛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至桂林館爲羣烏所噪王稹以石擊之烏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邐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枉道爲王稹所殺掠其錢物委屍枉竹林中兩曰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筆楚伏法旬曰弘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讐也

韋丹少枉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荅曰五千文丹曰吾秖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與之放黿水中徒步而歸後報恩別有傳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聞之以爲難竟

寢之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憂恐問曰改何官渭不敢告皐劫之曰與公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皐又欲訴于宰相渭執之奪其韡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貞元中度支欲砍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蔭學徒扳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蔕須存百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駐此樹玄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

然原野未改且邵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舊遊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

李汶爲商州刺史渭南尉張弘毅過商州汶意謂必來干我以請饋[redacted]須吏吏報弘毅發去矣汶曰未嘗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請爲監察御史矣是弘毅有時望

韋倫爲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羣從甥姪候于下馬橋不減百人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遼愈聞而荅曰（一本作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布矣長安

韓令爲宣武軍節度使張正元爲邕管經略使

王宗爲壽州刺史皆自試大理評事殊拜本寺

移牒醵光寺錢相次而至寺監爲榮

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始令度支供諸道出界糧元和十年又加其數矣

戊辰正月初一日依景宋本校藏園居士

唐國史補卷之上 凡一百三節

唐國史補卷之中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一郡一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令公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陽再收長安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勲業福履人臣第一韋太尉臯鎮西川亦二十年降土蕃九節度擒論莽熱以獻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韋太尉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又各給錢一萬死葬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來者將迎之極其聚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寖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許孟容爲給事中官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

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劉太眞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囂騰後坐貢院任情責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

閻寀爲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遺榮隷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壇

國子司業韋聿皐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權相爲舍人以聞望自處嘗語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戲曰更有一人遽問誰荅曰韋聿者也滿座絕倒

鄭雲逵與王彥伯隣居嘗有客來求醫誤造雲逵門雲逵知之延入與診候曰熱風頗甚客又

請藥方雲達曰某是給事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客驚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熱風或云即劉俛也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白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竝在座焉儒亮食畢徐出需細審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師自是呼爲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甕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眞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

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莫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貞元末卒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爲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却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免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抑揚曰大理評事劉圓沆甚奇之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亂得國工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画爲人持錢一千買米一斗以懸于市揚子留後徐粲杖殺之

德宗非時召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畢或問曰何速吏對曰兩市曰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

劉澠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雞犬無遺受行秦州刺史理普潤軍中不置更漏不設音樂士卒疾者策杖問之死者哭之時人疑其奸雄後拜節度而卒

李惠登自軍校授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識惠字不識登字爲理清儉不求人知兵草之後闔境大化近代循吏無如惠登者

國子監諸館生洿雜無良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喻有遺親三年者勉之歸覲由是生徒稍變自天寶五年置廣文館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

積主者或盜用之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嘗秉筆者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聞居喪禮屈指以待及釋服明日以處士拜拾遺祐雖工文章善書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饑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爲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帥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獨當也

德宗晚年絕嗜慾尤工詩句臣下莫可及每御製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中不中爲勝負也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淮赦惡詩

馬司徒之子暘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于上至滋水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表于囊中

于司空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頔用數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算而歸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綾綵尚衍領之而已亦

不形言頓歎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干司空頓爲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爲襄樣節度

史侔榷鹽于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撿哇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閤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食于翰林中大會諸閹袖金以贈嗣曰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兎上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乃丁母憂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憲宗固英主也然始即位得杜邠公大啓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謀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之記初劉闢有心疾人自外至輒如吞噬之狀同府崔佐時體甚肥碩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爲亂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天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據醫說改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

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于小亭以翫之號爲蕭絲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羅浮王先生人或問爲政難易先生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道否先生曰直則同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亦無差也

舊百官早朝必立馬于望仙建福門外宰相于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

京輔故老言每營山陵封輒雨至少霖淫亦十餘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

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苕谿子是何謂也荅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卵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蟇爲鶉蠶蛹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久烏足之根爲蟾蜍久竹生青蜓田鼠爲鴽老獳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窮焉

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茯苓千歲爲琥魄琥魄千歲爲醫玉愈久則愈精也鸜鵒千歲爲鴝愈老則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鴆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蝨水弩之處必有鸜鵒及生可療之草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國朝已來祖孫

三代爲相唯此一家弘靖旣拜薦韓臯自代韓氏休生滉滉生臯二代爲相一爲左僕射終不登廊廟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河東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衿自書筦攉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衣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容受極刑矣吾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三日大霧不開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銛錡之從父兄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長幼量其頸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聞而愍之薄貶而已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不中第及爲相擢樞爲禮部侍郎笑而謂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此言戲耳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時人謂之善對

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詔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韋相貫之爲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閤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

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於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爲此也

杜羔有至行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慼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兒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曆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歲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

誅子得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鄴爲華州刺史奏江淮海味無堪道路擾人并其類數十條上後欲用戮上不記名問裴晉公不能荅久之方省乃拜戮嶺南節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皆爲嫁之

李遜爲衢州刺史以侯高試守縣令高策杖入府以議百姓亦近代所難也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球子往來上爲之啓齒

鄭陽武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以人事又云玄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画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玄經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嗤

陳諫者市人強記忽遇染人歲籍所染綾帛尋丈尺寸爲簿合圍諫泛覽悉記之州縣籍帳凡所一閱終身不忘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有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立可待否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不記名姓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閽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閽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令秣馬飲僕姑曰前何倨而後何恭也及入門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學院中佶未下堦出懷中一紙

乃昭贈官絁千匹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牆已鏁守

陴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

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

明曰擢守陴者爲大職

王鍔累任大鎮財貨山積有舊客誡鍔以積而

能散之義後數日客復見鍔鍔曰前所見教誡

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請問其目鍔曰諸男各

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

張圓者韓弘舊吏初弘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

乃奏貶圓多怨言乃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

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盡收所賂而還

于頔任高洪苛刻剝下一道苦之小將陳儀白

日袖刃刺洪于府羣胥奔潰洪走案庫而伏中

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

唯尚書左丞許孟容奏言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賊張晏輩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議謚度支郎中張仲方駁曰吉甫議信不著又興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謚其子上訴乃貶仲方

李載者燕代豪傑常臂鷹攜妓以獵旁若無人方伯爲之前席終不肯任載生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柔而多智公慙卿卿寔長近之矣吉甫生德裕爲相十年正拜太尉淸直無黨

李司空愬之討吳元濟也破新柵擒賊將李祐將斬而後免之解衣輟食與祐臥起帳中半歲推之肝膽然後授以精甲使爲先鋒雖祐妻子枉賊中愬不疑也夜冒風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縛元濟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貶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貶御史中丞嚴郢四年貶御史中丞楊頊皆四月晦談者爲異及元和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豈偶然耳

鑒虛爲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殺于京兆府城中言鑒虛善煑羊脾傳以爲法

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承之御史中丞孟簡案鞫旬月乃得而進憲宗召市人估其價直或云至寶無價或

云美石非眞瑟瑟也

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葺車馬若狂以不躭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

郝玭鎮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懼憲宗召欲授鉞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爲盩厔鎮將淸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而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鶻上御通化門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門外公主駐車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將命出幕荅拜而退

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

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田令既爲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涇州與之舉哀而授魏博節度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報密爲遺表伏劒而終

韋山甫以石流黃濟人嗜欲故其術大行多有暴風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爲神仙之儔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無小異于人者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遊僧曰不足勞人請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也寺主從之僧每食畢輒持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逾月閣柱悉正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竈煑藥于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宋清賣藥于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剩亦面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跡貨殖厚自奉養人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厚斂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醫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未嘗生疾其後有奴告其謬妄所輸麵乃常麥非白麥也羣從諸宅一時暴熱皆發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熱黃坊曲必有大署其

門以烙黃爲業者灞滻水中常有晝至算去者謂之浸黃近代悉無而患腰脚者衆耳疑其茶爲之也

凡射知雉兎頭脚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減其脚以見脚除頭以本頭除脚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爲牖東爲戶故今語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當戶

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鞫獄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衣橐馬而逸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

話言言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貞元中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爾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寃故至于此今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

唐國史補卷之中

唐國史補卷之下

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尉李梁公爲重德德宗朝則崔太傅尚用楊崖州尚文張鳳翔尚學韓晉公尚斷乃一時之風采其後貞元末年得高貞公鄭門下亦足坐鎮風俗憲宗朝則有杜邠公之器量鄭少保之淸儉鄭武陽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計裴中書之秉持李僕射之強貞韋河南之堅正裴晉公之宏達亦各行其志也

別本一時之風采下作其後天子少陸忠州每言我自教得又自賈僕射爲識字董秦故常有別受顧問者末年得高貞公其下並同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問疾有司就私第設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勑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一作押黃

宰相相呼爲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郎中相呼爲曹長外郎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兩省諑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中書門下官並于西省上事以便禮儀五品已上宰

相送之仍竝廊參

長慶初上以刑法爲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中書舍人一員參酌而出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太重元和已後悉去舊儀唯案馬入省門如故

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國初至天寶常重尚書故房梁公言李緯好髭鬚崔日知有望省樓張曲江論牛仙客皆其事也兵興之後官爵寖輕八座用之酬勲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嗣復歷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數家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

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于是放選牓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裴僕射遵度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牓引仕子以及東市西街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亦速畢也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舉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又集乃尉兩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提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歷試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

吏部甲庫有朱泚僞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玩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白執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尚矣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下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下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貞元已後方有使額也

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乃出官

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軍紫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葢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惟刑部郎官得終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按回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曆鏁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贈明日未明已啓驛門盡還案牘御史棄馬而去

崔蘧爲監察迎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入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竇文場怒奏立敕就臺鞭于直廳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軍也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券

元和中元稹爲監察御史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處上聽因爲定制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

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

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有太清宮使太微宮使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知匭使宮苑使閑廐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監察使館驛使監倉使左右街使外任則有節度使觀察使諸軍使押蕃使防禦使經略使鎮遏使招討使榷鹽使水陸運使營田使給納使監牧使長春宮使團練司使黜陟使撫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選補使會盟使冊立使弔祭使供軍使糧料使知糴使此是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開元曰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大尉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顏魯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戴容州二人連

言者岐薛姚宋亦曰蘇宋燕許大手筆元王秉權常楊制誥蕭李文章又有羅鈐吉綱酷吏羅希奭吉溫員推韋狀能吏員結韋元甫又有四夔四凶

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竝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算則董和名嫌憲宗諱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如寫書

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

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荅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董和究天地陰陽曆律之學著通乾論十五卷成至荆南節度裴冑之問董生言曰曰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年曰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曰柱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曰柱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于容州天下榮之

楚僧靈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吴僧皎然亦名画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

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坐焚香埽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韵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樂曲

沈旣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眞良史才也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

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醼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毴毴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是大略也其風俗繫于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張闓陽元魯山有焉劉闢元翛有焉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

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甫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羣奔于京兆矣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宋濟老于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

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崔元翰爲楊崖州所知欲拜補闕懇曰願得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亦不曉呈試故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曰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侍郎曰若試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侍郎爲其所中愕然換其題是歲二崔俱捷

熊執易通于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後侯朱虛

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其升降義趣直方多則而効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宋沆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沆乃考鍾律而得之

李沂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桶爲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韵磬自寶于家

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張相弘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汎聲祝聲

韓會與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鑑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寥亮逸發上徹雲表俄有客獨立于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李俾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檝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有怨歎悲泣之聲

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荅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

以爲盛會給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頃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囀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羅拜階下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于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韵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獨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詼諧一時亦有謂也頔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改耳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語訛爲蝦蟆陵今荆襄人呼提爲堤晉絳

人呼梭爲莖七戈反 關中人呼稻爲討呼釜爲付皆訛謬所習亦曰坊中語也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劒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蕋茱萸簃福州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滘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一本作富平之石梁春劒南之燒香春

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揚之六合牋韶之竹牋蒲之白薄重抄臨川之滑薄又宋亳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凡貨賄之物侈于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囊氊帽爲蓋草皮爲帶內丘白甕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顥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紓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遊宴其後或侈于書法圖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飲酒有盃盤狼籍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

弘慶始刱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舄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又有擊毬畋獵之樂皆溺人者也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而不勝召狄梁公說之梁公對曰宮中無子之象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躭翫至有廢慶弔忘寢休輟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一作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

近有韋延祐一本作韋扈楊芃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逵高越首出焉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一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時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摴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撅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檝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即汴河也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

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者則棄兩潮發櫂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一本作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商聲樂從婢僕以據柂樓之下其間大隱亦可

知矣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脚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舟人言鼠亦有靈舟中羣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霿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氣也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見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彘又云與黃魚同食

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爲禁藥一作以爲藥石

龍門人皆言善游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濱終爲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舊言春水時至魚登龍門有化龍者今汾晉山穴間龍蛻骨角甚多人採以爲藥有五色者

劒南元無蠍嘗有人任主簿將蠍之任而有之今呼爲主簿蟲也

江東有蛟母鳥亦謂之吐蛟鳥夏則夜鳴吐蛟於蘆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蛟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蛟盡出而空殼矣

劒南人之采猓㹠者獲一猓㹠則數十猓㹠可盡得矣何哉其猓㹠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

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噫此乃獸之狀人之心也樂羊食其子史牟殺其甥則人之狀獸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與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乃絕走遠去久而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於屐因遂獲之或有其圖而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臥養眞

羅浮甘子開元中方有山僧種于南樓寺其後常資進貢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曰傷荷藕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又云欲長其根則故傷其葉近多重臺

荷花花上復生一花藕乃實中亦異也有生花異而其藕不變者

宣州以兎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繒皆尤妙故時人以爲兎褐眞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幕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

凡造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　紙者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後文綵煥發鄭人以滎水釀酒近已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水地卑水柔宜用鹽澣開元中曰以駱駝數十馱入內以給六宮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

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
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爲流桂泉後人
乃立棟宇爲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爲伍
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謂之五髭鬚神如此
皆言有靈者多矣
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
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云
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答曰
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
畢貯復有一神問曰何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
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曰
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曰
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已數年
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稟其
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沿遇海島
人皆汲攜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守師遽曰龍
怒遂發未數里風雨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
及雨霽見遠岸城邑問之乃萊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
李汭爲判官一無所受汭爲同輩所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爲何物
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蘄州
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灌湖者

吐蕃自貞元末失維州常惜其險自計復之乃
選婦人有心者約曰去爲維州守卒之妻十年
兵至汝爲內應及元和中婦人已育數子蕃寇
入至發火應之維州復陷

西蕃呼贊普之妻爲朱蒙